

一生所寄一香囊



邢志菊展示她制作的香囊。

□记者 徐启峰 文/图

邢志菊喜欢过端午，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她的香囊才卖得好。

她的工作室在川汇区和平街上，一间没有招牌的临街房。和平街是久经沧桑的老街道，在西大街北侧，背依沙颍河南堤，巷陌众多，房屋老旧，墙面斑驳，时光在这里仿佛停滞了。

工作室有20平方米左右，室内停着一辆挂满香囊的三轮车，堆着一床原料，还有一台缝纫机。6月6日，邢志菊骑着三轮车，走街串巷卖了一上午的香囊，下午来到工作室做香囊。

拿出织锦缎，踩缝纫机锁边，包入香料，一针一线缝合，从下午干到晚上，她只做出十来个香囊。“人老了，没有年轻时利索了。”邢志菊感叹道。她今年58岁，看着比同龄人苍老一些，说话有一点含混，手脚也不那么麻利。

三轮车上挂着五六百个香囊，都是她一个一个缝制出来的，有几十个品种，造型精美，手工复杂。一个香囊，最贵不过15元，便宜的只卖几元钱，靠这个，真的赚不了太多钱。

“快过端午节了，今天卖了100多元，淡季时一天只卖二三十元。”邢志菊对当天的收入很满意。

“我当姑娘时就会做香囊，已经做了30多年。”她陷入了回忆。邢志菊曾是老周口市皮革厂职工，后来下岗失业，无奈何做起香囊、秋衣秋裤，靠着缝缝补补支撑起生活。香囊是小众物品，只有在端午节前才会畅销一阵，而且“年轻人不喜欢香囊了，有段时间，端午节也卖不动”，邢志菊说，最近几年，随着传统习俗的回归，香囊生意才隐隐有抬头之势，很多人买来挂在家里、车里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挂在身上。

这个小生意，她干得认真而辛苦，每天早上五六点出摊，流动销售，卖到中午，下午就在家做香囊，一直干到晚上一点。2021年，邢志菊为自家香囊制作技艺申请“非遗”，对未来更多了几分期许。

就在那一年，因为操劳过度，她突发脑梗，身体瘫痪，不会说话。2022年，她的“非遗”申请通过了，看着“非遗”牌匾，她呜呜地哭。经过积极的康复训练，邢志菊的手脚又能活动了，但也只能做做香囊。

一场大病过后，她不敢那么拼了，做香囊最晚到晚上11点。“不干活就挣不到钱，我还要给儿子赚点彩礼钱。”邢志菊一家三口都没正式工作，儿子30多岁还没成家，这让她犯愁，也停不下工作。

屋里散发着馥郁的药材香气，邢志菊说：“香料由20多种植物研磨而成，香料方子是母亲传给我的，小时候，每到端午节，她都会给我们每个孩子都做一串香囊，我把它系在手腕上或者书包上，同学们都很羡慕我。”

岁月的烟尘覆盖了一层又一层，那些蹦蹦跳跳、无忧无虑的时光再也回不来了，只能成为记忆中的甜。她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，但是不经意间，却教给她抵御一生风霜的技能。

不时有老街坊走进小店买几个香囊，还积极地帮她联系销路。当天下午，淮阳一位饭店老板来到小店，定了400个香囊，并约好了取货日期。邢志菊有些存货，但也要忙上一段时间了。③2

妈妈的爱接“粽”而来

□记者 何晴

6月初的一天，在和老公逛超市时，路过冷冻食品区，看到冰柜里各式各样的粽子，才猛地想起自家冰箱里还放着一兜妈妈一个月前送来的手工粽子。

妈妈爱包粽子，每年临近端午节，她便会提前几天到市场上采购棉线、糯米、粽叶和蜜枣。开始包时，妈妈会仔细挑选两片合适的粽叶，把粽叶折成底部紧实的漏斗状，放入一小撮糯米，塞入我爱吃的甜甜的蜜枣，然后用糯米将蜜枣完全盖住，再将粽叶自上而下，又由下往上，左右相绕，最后用棉线轻轻一绑，一个棱角分明的三角粽子就包好了。

这些步骤我很是熟悉，但从没有亲手包过一个粽子，妈妈总是以“你还小，包不好，我自己包得完”为由不让我上手。一直到我参加工作那年，这个理由又换成了“你也没包过粽子，去忙你的事儿，一会等着吃就行了”。

煮粽子的间隙，她也没有片刻停歇，一边忙

着和面、泡粉条、洗韭菜、切豆腐、炒鸡蛋，准备包菜角，一边忙着发面、调白糖馅和红糖馅，准备炸糖糕。妈妈做的菜角和糖糕个个金黄香酥，丝毫不逊色家门口那个卖了几十年菜角糖糕的炸货小摊。

我最爱吃红糖糕，甜甜的红糖汁、酥脆软糯的糕体，吃起来别提多美味了。但每次还没吃尽兴，妈妈便会拾好粽子，包起炸好的菜角和糖糕，催促我赶紧给姑姑、婶婶送去。

我结婚第一年，端午节临近，妈妈提前包了许多粽子、炸了红糖糕给我送来。“你自己也不会做这些，又怕你饿，这些糖糕是红糖馅的，粽子是蜜枣馅的，你先吃着。还有一兜到过节的时候带回去给你婆婆吃，去了婆家记得要勤快些、嘴甜些……”听着妈妈的碎碎念，或许是初建家庭还未适应，又或许是无意间瞥见了妈妈发间那一丝白，内心忽地有些酸涩。

转眼又近端午，妈妈又提着粽子、糖糕来敲门了。我想，这回拿的粽子和糖糕应该还是我最爱的蜜枣馅和红糖馅吧。③2

端午闻香包

□记者 乔小纳

从有记忆开始，家里每年过端午节都要挂香包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小时候的香包特别丑，造型只有三角形，颜色不是红就是绿，要么红配绿，偶尔出现一抹黄，那就是给眼睛的“福利”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香包，很多是老奶奶在街边骑个三轮车卖的，如果香包上能挂几缕穗子，就算是“审美在线”。

小时候不明白，妈妈为什么看见卖香包的老奶奶就走不动路，不明白这种造型丑、味道怪的东西为什么要与粽子一起出现，端午节只吃粽子不好吗？

长大后，才明白妈妈照顾老奶奶生意的用意。妈妈跟我说：“这是老奶奶的生计，她一辈子只会做香包。我们路过买几个，她就能给她的小孙子买好吃的了。”妈妈总是这样，用她的善良周

全着身边的人，也影响着我，让我从小就学会换位思考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在逐渐了解了端午节的历史和意义后，我对香包不再抗拒。

如今，香包越做越好看，有的地方还推出了文创系列产品，从设计到做工越来越精美。今年是龙年，有与之相契合的龙造型香包，做工相当精致，很考验手上功夫。好多香包还带着小小的金属挂牌，上面刻着吉祥话，可以说是除了药用价值，连审美价值和情绪价值也都拉到满分。

时间是个轮回，现在的端午节，我已成为长辈，作为姑姑和姨姨的我，也会拿着香包给侄儿、外甥讲端午节的意义。遇见卖香包的老奶奶，我也会停下来买两个，虽然她们做的依然是传统造型，但这份坚持是为传承，更为情谊……③2

印象中的端午节

□记者 邱一帆

包粽子、做香囊……又是一年端午节。小时候，我特别喜欢过端午节，端午节前后，一般临近麦收时节，外出打工的爸爸妈妈会回家收麦。端午节可以说是我们家为数不多的团圆日子。

每到端午节，妈妈总会在门两侧插上艾蒿，包上很多粽子，再煮上一小盆咸鸭蛋。妈妈包粽子的手法熟练，一堆不起眼的粽叶和黏米，经过她的巧手，不多时就变成了软糯香甜的粽子。

有一年端午节，我发高烧，家里没有自行车，爸爸妈妈背着我去隔壁村的医生家看病。输完液，天已经黑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们遇见了一位卖粽子的老奶奶，“香喷喷的粽子，八毛钱一个”，她的吆喝声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妈妈买了一个粽子，给我剥开，蘸上白糖，我狼吞虎咽地把它吃光了。多年后，我又回忆起这一幕，才想起妈妈和爸爸当时好像一口粽子都没舍得吃。这是我印象中的第一

个端午节。

说来也巧，大学毕业那年的端午假期，我又生病了，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。妈妈白天在病房和收费处来回奔波，晚上就在病房里席地而睡。“你妈妈真的很关心你，一有空就去找我办公室问你的情况。”我的主治医生对我说。妈妈很爱我这个事实，从别人的口中得知，让我觉得分外震撼和感动。那年端午节的晚上，她买了一碗芝麻叶面条、几个粽子，执意要喂我。吃着粽子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我故作轻松地说起那年端午节，她买了一个粽子，没舍得吃一口的事情。“哎呀，哪有的事儿，我才不会这样呢！”妈妈打趣道。过了几天，我顺利出院，妈妈也终于放下心来，兴高采烈地干起了农活。

参加工作后，我长期在外奔波，与家人聚少离多。转眼又到了端午节，我提前买好了车票，迫不及待地往家中赶去。我知道，家里肯定包好了软糯香甜的粽子……③2